

苗疆聞見錄稿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光緒四年 菊秋

苗疆聞見錄稿

義寧徐家榦



苗疆聞見錄稿

上海古籍書店復印

一 二 三 四元八角

十六·一三〇

七九·五

序

同治

辛未

歲余

罷禮

部試

南歸

負管

游

湖南

訪陳

有銘

文求

求

正

沙

學

乃

命

赴

援

點

桂

毅

榮

條

身

辱

可既至其苦痛一公以  
疾歸遂入其部將  
其子與其弟一書  
記越明年若此  
法以二縣又分統  
其苦留難施  
明自改稱

致新營似留余部  
解營移師村出入度  
役不從其一向地勢阻深  
錯接於鎮遠黎平者  
勻各都屬境用環千  
里聲最軍通一鎮正乾

降向開置六鹿設官  
臨治變位物仿阜  
異編氓乞曉西南  
義失祀武祿吉陰但  
丁者戡用則固其生  
性然也軍旅餘向略



加詢考  
其甚同異  
龍目時隨筆  
曰苗種聞見  
敢自矜  
子欲誇矣  
言已  
言昔情所  
就耳  
衣之  
錄外  
也亦謂

經聊為講時務在  
備、說平身先緒四年  
秋九月、嘉亨、沐家  
韓識于貴州施洞  
口

軍子次

苗疆聞見錄卷之上

義寧徐家幹維孫稿

鎮遠府

鎮遠府武陵郡西境明永樂中開設貴州改而隸之在貴州東三百八十里距湖南沅州三百三十里鎮遠縣附之北倚石崖山屹立如屏南臨鎮陽江源出黃平州金鳳山北經施東過府城而東下流四百餘里入於沅江亦名洪江亦曰濛水又名

鎮遠河灘多水急自府城舟行至沅約水程三日  
泝流而上則不可以日計隔江南岸為衛城鎮遠  
鎮駐之衛城南境為苗疆咸豐間苗叛出据府衛  
兩城楚黔驛道久為之梗同治六年冬席公寶田  
接辦湖南援黔軍務先平石旰教匪移兵南路至  
己巳春由寨頭進軍規復而東西乃以漸達周瑛  
曰欲通雲貴先守鎮遠可以知控扼之要矣

施秉縣

施秉縣原在府南夷地明萬曆中清江苗叛結連  
播酋楊應龍四出焚掠乃遷縣治於偏橋以避之  
東距府城六十里左倚高山右臨溪水方輿紀要  
苗夷有警必急扼偏橋形勢最為緊要

黃平州

黃平州古蠻夷地舊號夜洞明洪武中苗叛傅友  
德平之因置興隆衛距鎮遠百二十里 國朝康  
熙二十六年移州治此實資控禦南境蠻獠錯處  
吳施秉凱里各苗並稱獠悍曰黃靛曰白堡曰甕  
板曰壘塙曰上大坪其最著也

台拱廳

台拱廳為鎮遠同知分駐之所雍正間苗平設以  
控制苗夷者在府治南百二十里廳西北九股河  
一曰小江自丹江流入下注清水江沿河以居者  
曰九股苗曰橫披苗統呼之曰黑苗最稱獷悍迤  
西而北而東山峰屹立廳南烏堯坡高數百仞山  
峻溪深寸步百險西南平行烟火萬家南冬南省  
南見南堯腮隴桃瀨等苗寨形如棋布皆黑苗種

類其西琴邦寨竇扼其要正西之交農坡馬溜坡  
尤資控制据此以臨城建瓴勢也咸豐間桃瀨苗  
酋張臭迷南省苗酋姜老拉窩据廳城分支堅卡  
守禦極稱險固



清江廳

清江廳在鎮遠府東南百六十里吳台拱東境接  
壤理苗通判駐焉南倚高山北臨清水江形勢亦  
稱險阻廳屬清江苗亦曰青苗咸豐間苗叛盤踞  
廳城以北路之董教白堵為藩籬以西路之公鵝  
為肩背而以西南之反髡等寨為門戶扼險拒守  
蓋極嚴焉

都勻府

都勻府古西南夷地元都雲軍民府明初曰都勻  
衛在貴州東南三百里都勻縣附之城南七里曰  
都勻河亦曰馬尾河自西來會者曰龍潭河山川  
環峙控扼苗蠻府境羊獯苗大都瀕河以居其依  
山為險者則牯犵夷也

麻哈州

麻哈州元犵狫長官司地西北樂平溪下流經城  
北入於猪梁江夾溪而居者紫薑苗也

正由胡刺斯州同合缺之南出亦蘇以資計謀  
致修自秋五十五里州東有蘇苗在曰林寨苗蘇  
蘇山州亦蘇山也交其官信出以州南蘇山也  
蘇山州

獨山州

獨山州元獨山蠻夷長官司地以州南獨山而名  
 在都勻府百五十里州境短裙苗亦曰仲家苗雍  
 正內附添設州同分駐三角屯亦藉以資控制云

以... 苗... 亦藉以資控制云

... 苗... 亦藉以資控制云

...

八寨廳

八寨廳在都勻東南九十里理苗同知駐之山溪  
深阻蠻夷環伺曰八峒苗曰千家苗曰九門苗其  
種類蓋不一也

母山

丹江廳

丹江廳據九股河上游為都勻通判城西距府百六十里苗疆深阻之地城北為丹江西北曰大丹江自城東南流入者曰小丹江下流合九股河入於清水江其居大丹江者為大丹江苗居小丹江者為小丹江苗又有曰高坡苗一其婦女以木板尺許縮髮亦謂之頂板苗一難溝苗錯處於東北高坡難溝之間良莠不一咸豐間苗亂楚軍由台

拱進駐難講克連城堡貓鼻嶺龍塘腰營分兵襲  
排羊巖寨烟墩排洛烏向九擺空裨白高喬高直  
抵廳城城遂克蓋據其東北之勢矣

都江廳

都江廳亦都勻通判城為水家苗地置官控制有  
上下江之分由諸葛營而西為上江設上江營古  
州副將主之由諸葛營而東為下江則黎平通判  
駐焉



黎平府

黎平府漢武陵郡南境明初為蠻夷軍民長官司  
地開秦縣附之在貴州東南千里錯湘接粵為蠻  
夷環伺之區城南寶帶山綿亘二十餘里繞城西  
北皆屬山麓城北有井泉魚遊上下群戒勿取俗  
傳有神司之取輒不祥亦苗人信鬼之說也

古州廳

古州廳元古州八萬洞長官司地今為黎平同知  
分治之所在府西南百八十里古州鎮貴東道駐  
之西南古州江源出獨山州經三角屯迤都江廳  
過城南東合車江洛江入廣西境即古豚水一名  
牂牁江由都勻而來自三角屯舟行至廳約水程  
三日漢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牁同會番  
禺即此廳屬多蠻夷曰梅得苗曰斧頭苗曰八萬

古州苗皆獠悍難治雍正間蓋嘗用兵焉

永從縣

永從縣唐溪洞福祿州在府東南六十里縣境多  
狗苗素構頑梗曰六洞曰四脚牛尤為犷悍六洞  
逼近縣城即名六寨曰皮林曰灑洞曰頓洞曰溶  
洞曰貫洞曰龍團是也四脚牛毗連湘粵曰水口  
曰南江曰古邦曰高巖是也其在四脚牛東北境  
有曰草坪曰平番曰洪州曰巖砦曰灣砦曰平架  
曰九江則又謂之八洞矣

印水

印水在鎮遠東南八十里即十五洞蠻夷長官司  
地元之印水縣也距清溪縣約百里鎮遠縣丞駐  
之四山高峻中拓平原其西八弓堡東北蕩洞堡  
東南得民堡皆犄角之地周瑛曰欲守鎮遠宜經  
營印水生苗接踵防禦最切同治間楚軍援黔由  
清溪進駐其地而於是步步深入竟厥全功用兵  
苗疆必扼之要也

凱理

凱理据清水江上游本牂牁地元置凱里安撫  
司今為清平分縣西北距縣城五十里中有平原  
周廣約二里東路方索坡東南蒿支坪開懷屯西  
南牛角坡皆苗夷出沒之路咸豐間苗酋金大五  
叛號召悍黨据為窟穴吳丹江台拱各苗互為聲  
援楚軍攻克留兵戍之

勝秉

勝秉即施秉蓋縣地在清水北岸距施洞口七里  
今為施秉縣丞分駐之地雍正十年台拱苗渡江  
焚蓋施秉縣即此土人呼為老縣為苗夷互市處  
月以三七相連每歲七十二市

寨頭

寨頭在印水東南三十里兩山高峻中央深溪咸  
豐向苗叛依險營窟旁近四十八寨悉恃之以為  
固同治七年楚軍由印水進拔其寨移營屯之外  
通軍報內察賊情因地經營稱扼要焉



施洞口

施洞口在鎮遠府南六十里台拱轄境後倚高山  
前臨清水江中饒平行周數里八埂峙西兩偏寨  
附其東沙灣巖脚巴圍平地營蔽其前九股河依  
其後向為苗疆一大市會人烟繁雜設黃施衛千  
總駐之咸豐間苗苗張莫迷楊大六等四出為寇  
而以偽黔興王張報九守之楚軍進据金鐘山逼  
近清水北岸揭流而拔其巢遂得東取台拱西南

復丹江凱里西北而疏通驛道者地利之扼其要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鼓樓坡

鼓樓坡在鎮遠府南為施洞口出鎮遠必經之路  
岡阜重複四面斗絕其上平廣可容萬人由鎮遠  
南行經五里坳過牙溪至斑竹哨循嶺而登約二  
十五里苗疆有事戍守切焉

四三十餘里衣帶山嶺嶺東山黃苔高志山嶺嶺  
深約四五百山嶺嶺東山嶺嶺東山嶺嶺東山嶺嶺

陳山

新城

新城四面皆山在清水北岸為施東屬境距施洞  
口三十餘里涼傘屯峙城東北黃岑高店屹據城  
西四五里之間城右沿清水江上下七八里又有  
寨胆竹林平寨鯉魚塘銅鼓塘互相犄角竹林寨  
者苗酋色大肚窟穴也咸豐間苗亂龍老金龍整  
引色大肚等酋先後據此皆恃涼傘屯為險乾隆  
間用兵數月始下蓋制要之處也同治八年楚軍

由頭道水進襲攻破涼傘屯連拔黃岑高店城乃  
克相近竹林並平南三角田等寨均一日平之

山支阜山高生楚苗地之楚漢射時色味地於基  
東山曰豫隴山曰黃嶽山曰尖山壘觀重岳奇美  
州八寨交界之嶽嶽區二三百里曰以於山曰  
雷公山界於首縣西台林嶽以母山嶽公嶽里古  
雷公山

雷公山

雷公山深在苗疆為台拱清江丹江麻哈凱里古  
州八寨交界之地綿亘二三百里曰冷竹山曰烏  
東山曰野雞山曰黃楊山曰尖山疊嶂重壑皆是  
山支阜向為生熟苗逋之藪乾隆初色利紅銀茅  
叛經略張廣泗遣兵圍勦窟穴一空同治間苗酋  
張臭迷等敗於楚軍竄伏山左右之南刀懸洞九  
眼塘燕子窠雷公坪排羊大塘等處旋經楚軍追

擊聚殲烏推坡敗餘之苗又復乘隙潛匿捕數年  
始靖其間林木幽深霾霧滢鬱水寒土軟人跡罕  
至即昔所稱牛皮箐也

新南南平武縣茶水要山

新南南平武縣茶水要山

新南南平武縣茶水要山

新南南平武縣茶水要山

茶山

岑松

岑松在寨頭西十二里距清水江二十餘里渡江而達台拱祇三十里上倚峭壁下俯懸崖橫阻深溪最稱險固咸同間苗酋盤据台拱垣以此為外險西南牛尾坡其尤要也



棘子寨

棘子寨在台拱廳北紫臨清水江南岸山勢雄峻  
寨踞山巔四面峭絕只東北有鳥道盤折而上用  
兵攻襲最為艱險

羊彝

羊彝在施洞口西南三十里距台拱城約五十餘里後倚高山形勢險絕咸豐間苗酋楊酉洋助金大五為亂以黃泡貴裁屯朗桐子壘墩養垢老鼠昂倒白耶翁省沙邦等寨為門戶而與凱塘凱哨地武鉞廠火燒寨山兩互為犄角賊強地險負固多年凱哨者金大五窟穴也同治八年楚軍由施洞口循長灘後山騎梁而進攻拔山兩分兵別取

凱塘凱哨以殺其勢乘夜撲之寨始平

火燒寨

火燒寨在凱里東南三十里依山逼澗形勢險扼  
咸豐間苗酋金大五叛糾聚悍黨據為老巢以排  
生茅草坪為外險以麥哨白巖坳為內險同治九  
年楚軍分兵襲擊一取排生進白巖坳一取茅草  
坪進麥哨別遣將出泡溪轉而上攻寨乃下相近  
排敢白哨羊條嶺羊甘上下塘斬甕小坵告交甕  
白地武屯上屯甕堆苦竹寨毛里坪翁岑等數十

寨皆以次毀之遂越方索坡而抵凱里

之南里... 寨皆以次毀之遂越方索坡而抵凱里

縣志

卷上

六

猴子嶺

猴子嶺在凱里東十五里為施洞口赴凱里必經  
之路山勢陡絕惟一徑僅尺許曲折而上真有一  
夫之萬人莫開之險

烏騷

烏騷在丹江東南咸豐間張臭迷亂寨苗起而應  
之附近之南燒擺尾鼎鐘翁南巖翁香排級烏  
里南里排堯數十寨並廳城東北之連城堡猫鼻  
嶺龍塘腰營白壁十餘寨皆相響應楚軍至先拔  
烏騷乘勝平毀各寨遂克廳城計一日之間掃蕩  
四十餘里云

猫猫坡

猫猫坡在台拱西北為施洞口赴台拱必經之路  
山勢陡峻鳥道懸崖異常險阻咸豐間苗苗張臭  
迷姜老拉等盤据廳城築卡拒守楚軍由施洞口  
趨至出奇冒險奪卡而登遂越坡取埃場巖寨直  
逼巫堯破斬畢白洞巫相養哨斬牙而別遣將由  
清水北岸渡河進新寨攻羊屯南甘厚蒙夾脚養  
說烏弄巫溝合攻琴邦交農南隴南岡交也甕岡



排望分兵取西南之南者膠隴朗登上甘桃堯巫  
登南冕南堯風薰台坪南冬桃瀨桃者等百餘寨  
而台城之勢以孤

和直... 南... 堯... 風... 薰... 台... 坪... 南... 冬... 桃... 瀨... 桃... 者... 等... 百... 餘... 寨...  
而台城之勢以孤

馬溜坡

馬溜坡在台拱城西數里絕巘深溪羊腸一線苗  
酋据守台城恃為內險楚軍既平各寨由排望進  
取分兵繞南隴繼進奮力槍登苗悉退入廳城乘  
勝直逼城下城遂克之

香爐山

香爐山在清平縣東南屹立數里之西形如香爐  
高萬仞盤旋而上有田井可容數萬人明季苗酋  
韋同烈阿何等作亂嘗據為險咸豐間苗叛有稱  
梭衣王者盤踞其巔川軍圍攻經二年始下

高坡

高坡在丹江東南為高坡苗地橫亘清台丹古之間為台拱赴丹江要路曰南工交工曰市登曰烏裸曰交向曰望岡曰台雄曰斬照曰翁細曰交隴曰交密曰烏岡曰計刀大小百餘寨皆其種類岡迴澗復地勢深阻苗酋小播五据之同治間楚軍進拔台雄既克交向乘勢平毀各寨而小播五乃懼率都江苗薙髮降誓取八寨以自效焉

黃茅嶺

黃茅嶺在台拱南境為丹江左腋四山高峻中有  
平田左右嶺麓苗寨環居同治間台拱城克苗酋  
張臭迷姜老拉等集黨據之分屯燕子窩結連桃  
窰烏瀨紙廠烏東格頭排教健哨羊坵等寨悍苗  
憑險抗拒復築堡於桃窰以為前蔽楚軍分兵進  
襲苗敗遁復攻永定堡連破建著再馮羊腊紅屯  
堡固祿烏祿蓮花滂咱刀銅架紅猛烏疊司囊猛

石猴汎長峯堡等七十餘峯數日之間掃蕩百三十餘里

苗疆聞見錄卷之上終

苗疆聞見錄卷之中

義甯徐家幹稚蘇稿

白土寨

白土寨在九股河下游西北依山東南臨河咸豐  
間苗酋張臭迷潘老冒恒聚眾於此楚軍由偏寨  
越山抄襲而入苗潰遁來勢進擊革色冒金孔桑  
長寨榮山搞仰廣福屯沿河十餘里悉定之

台盤

台盤為九股河深阻之處複嶺重岡山徑歎仄悍  
苗狡逞恒窟穴焉同治間楚軍進討唧枚夜襲相  
近之養開箕箒南瓦南莊等寨皆一鼓下之

白上卷

卷中



白水

白水據九股河上游依山面澗叛苗每據以為險  
由施洞口歷報効而進羊腸一线路不容騎同治  
間楚軍進襲分道緣崖入寨乃平

斬麻也

斬麻也在九股河西此有上下五六寨距大燒寨  
十餘里為台拱入凱里間道咸豐間苗酋金大五  
等分踞大燒寨恒恃此為藩籬其前箕箒寨則外  
蔽也同治間楚軍由排生進襲奪其地利乃毀之

蓮花地

蓮花地在台拱南西倚番招東望雜擺尾山高峻  
絕勢成天險雍正間苗亂官軍圍攻經數月始下  
同治九年亂苗窮竄曾遁踞之

雞擺尾

雞擺尾在清江西南橫梗台拱丹江古州之文咸  
豐間苗叛勾結烏沅烏文溝雞風黨白澗松庫養  
沙黨東么拉坳東都白也東庫等寨扼要拒守而  
竇趨重于烏沅之一隅烏沅前當台拱山徑逼仄  
蓋可恃為險者楚軍至先由間道襲破烏沅進拔  
其寨苗失險附近諸峒遂各相率乞撫而台拱入  
丹江之路乃以無阻焉

革冬

革冬在台拱北境為印水入台拱要道山勢險峻  
咸豐間苗亂五卡守此抗拒官軍極稱嚴固楚軍  
由清水北岸五岔搶流進逼苗潰敗乘勝攻苗江  
寨平之苗江者羣酋積聚處也西南有楊柳関距  
台城凡十五里云

斬架

斬架在台拱東北清水江南岸同治間苗酋張真  
述等敗於草冬集黨據此時出白神坳烏門坡扒  
坳以牽綴官軍楚軍來間進先奪平扒坳分兵越  
河襲之別遣將截其後山大其寨五斬悍酋潘也  
耶張降迷於陣寨乃毀

斬復

斬復在台拱東南距城二十五里苗酋潘老冒老  
巢也背山面壑異常險阻同治間楚軍既克台城  
分取番省高巖報恩南雄等寨三路進逼始平之

地州

地州在印水東南三十里咸豐中苗叛逆酋潘老  
冒聚黨據之楚三面進擊拔其寨附近之內寨六  
苗稿用鬼科黃姑屯等寨援賊大至我軍環戰苗  
潰遁於是挾金苗懼乃焚鬼洒寨降之



董教

董教在清江廳北偏西之處號稱清江大寨孤峯  
峻絕寨據其巔楚軍至撲之苗轉石下不得前既  
有趨捷者冒石懸升適石躍樹過無阻遂乘勢搶  
登殺其轉石者苗方駭愕各軍已一鼓而上苗敗  
竄禽斬並墜崖死者不計而於是城苗失險不復  
能振

卷六

番排

番排汪清江廳西距城二十里北倚清水江南臨  
南梢河山勢峻峭路徑欹仄咸豐間苗叛據守廳  
城恃此為險楚軍間道襲其寨越叢樹均迤南而  
下白所踏平章漢烏庫進取公鷺均直薄城下城  
乃克

螃蜞

螃蜞在新城之西後倚高山面臨清水江同治間  
苗酋金大五敗於官軍復恃地險據為屯積之所  
楚軍由清水南岸毛里坪奇湧揭流進襲附近之  
剌向假豆翁中南牛等寨皆一時毀之

襄板

襄板在黃平州東南距新城約十里背山面壑林木茂密由新城黃岑向西北行計程三四里一線羊腸最為險絕咸豐間苗酋龍阿也應張臭逆為亂據為險巢同治九年夏楚軍至由新寨灣濫溝河直搗其巢分兵緣後山抄襲而下始拔之乘勝破亮擺越左山循箐深徑仄處直薄高山併踏平蓑衣坡白洗樓梯坪苗隴叫鳥等寨追斬悍苗數

千寶板苗酋龍老心宋阿祿叫烏苗酋龍九松蓑  
衣坡苗酋阿的樓梯坪苗酋阿敦白洗苗酋九博  
龍九博望併革彝苗酋阿拉山丙苗酋阿麻老報  
首斬於陣自是南岸之賊皆懾兵威不敢此渡矣

白洗

白洗為施秉屬境距施洞口兩日程有洞深數里中有泉流不知出於何處而其深則不可測也苗既亂附近數寨之苗悉聚其中洞口築礮樓環以土圍復修堅卡列木城守之楚軍至攻毀木城乘勢火其礮樓苗悉退入洞乃逼洞而營納以柴縱火燒薰之斃苗不計火後有逸而出者拏問之據稱煙燄盛時伏近水泉得免於死然而倖免者亦僅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海軍教育之始。其創始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由李瀚章奏准設立。校址設於廣東省南海縣黃埔村。首任校長為李瀚章，首任校長為李瀚章。其宗旨在於培養海軍人才，以強國威。黃埔軍校在清末民初時期，培養了大批海軍將領，對中國海軍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教育內容包括軍事理論、操典、航海、炮術等。黃埔軍校在民國時期，繼續發展，成為中國海軍教育之中心。其校訓為「忠、誠、勤、儉、公、廉」。黃埔軍校在抗戰時期，亦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校友中，不乏海軍將領，為中國海軍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黃埔軍校之歷史，見證了中國海軍之發展與變遷。其精神，亦為後人所敬仰。

巖門

巖門在黃平州東南紫臨清水江北岸東至新城  
約二十餘里叛苗抗命每以東北猴子坳石家寨  
為險羣軍自新城進襲先奪其險苗潰遁



夔壩寨

夔壩寨在黃平州之南後倚崖壁崑崙峭峻左右  
環山盤迴陝絕中有洞足資屯積只一徑可通出  
入咸豐間苗叛屢攻不下楚軍至先由仰朵進襲  
攻拔加巴牛場老虎寨腊里巖鷹堡王家排青山  
寨來勝掃蕩黃飄白堡平安堡楓香寨何家寨等  
數十寨掃蕩百十里進兵于此別將截其後路分  
軍循左右山進苗恃險守拒不能入突有死士數

十人攀條猱而下苗驚潰各軍乘勢並進斬首數  
千級而驛道以通

烏鴉坡

烏鴉坡在凱里南境山勢雄峻迤邐約二十里牛角坡里鸞寨附之同治十一年苗酋張臭迷楊大六姜老拉潘老冒金大五巖大五等被勦窮竄復集諸敗苗聚踞於此勢將鋌走楚軍分兵圍擊生擒張臭迷楊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並陳斬大九白巖大五等首一鼓平之奏稱盪平烏鴉坡全股苗巢是也

蠟樹坳

蠟樹坳在四脚牛水口寨東十五里為下達通道  
要隘山勢險峻中通一線自播揚所取道葛坡經  
平架而入羊腸鳥道悉皆艱阻出洪州而達平架  
繞行山麓亦不容騎咸同之間逆苗負固和字六  
營屢攻不得入撫之而退光緒初苗酋石士剛等  
應游匪張瑞林為亂復恃此為險断路立卡稱天  
塹焉

清水江

清水江盤折苗疆源出都勻烏尾河經凱里西北  
會於重安江徑施洞口過清江廳出遠口而入湖  
南清深可通舟竇沅水之上流北史郭榮傳黔安  
首領曰羅狗阻清江作亂即此其自貴陽府治貴  
築西南合龍里貴定諸水北流入烏江者亦曰清  
水江則黔江之別派也明天啟初安邦彥圍貴陽  
撫臣王三善分兵由清水江馳救是矣

文德関

鎮遠西五里曰文德関勢陡峻又西近備橋處有  
相見坡皆由郡達省要道坡凡三重中阻大溪行  
旅來往盤旋如蟻沿磨行登首坡則尾坡見至尾  
坡回矚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則首尾皆見此  
以手招彼以口應視在咫尺而路已隔三十里之  
遙矣

金鐘山

施洞口北岸十五里有金鐘山高千仞形如覆鐘  
四面陡絕只一徑僅尺許紆折而上上稍平其東  
麓為唐頭哨楚軍進取施洞口屯兵於此實有居  
高臨下之勢 施東縣東十里有諸葛洞踞鎮陽  
江上流八一各竇蓬洞一兩岸山勢類皆飛崖絕  
壁有鸞鷲灘芙蓉洞等名江水發源黃平東流至  
此而出行亂石窟中盤渦頓仄不能行舟故舟行

互鎮遠而止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但無法辨認。

全錄止



長灘

清江廳之西有長灘計水程十里為清江水第一險處兩岸夾激中溜成槽舟行上下咸有戒心

鉏廠

凱里東南三十里有鉏廠產鉛楚軍進駐苗疆採  
鑄破彈足數軍用或謂蠱毒中人磨取其汁可飲  
而解之

重安江

重安江在黃平州南三十里源出平越猪梁江過  
重安驛而注清水江兩山夾岸水深莫測向日維  
舟為渡咸豐間毀於苗周君達武率川軍援黔修  
橋跨其上兩岸賞以鉄索上覆木板行旅稱便焉

古州諸葛營

古州西南有諸葛營即鄂文端勦撫古州生苗疏  
內所稱諸葛大營相傳為武侯屯軍之處方輿紀  
要武侯南征亦至盤江而於古州猶相距之遠其  
以名者或亦聲感所至云

雷公山諸葛台

雷公山之顛有地名諸葛台咸豐間苗叛有教匪  
楊大和者不知何處人自方諸葛亮盤踞於此煽  
惑各苗酋奉為軍師並造偽王府鑄偽印偽錢楚  
軍至猶焚香誦咒戒諸苗無恐軍趨入縛而磔之  
苗始遁

永從六洞

永從南六洞境內有下皮林山一名過化山有石  
壁題刻過化二字苗人歲用石灰填之否則病目

新疆六廳

苗人聚處一隅周環千里雍正乾隆中間設六廳  
即所稱為新疆者六廳外境為熟苗輸租服役稍  
類編氓其居六廳深處不共租役者則皆謂之生  
苗蓋均有虞時三苗之裔云

苗疆聞見錄卷之中終

古語曰民難治古之

聖王必先慎乎始

慎始之道在於

慎選其官

慎選其官之道

在於慎其德

慎其德之道

在於慎其心

慎其心



苗疆聞見錄卷之下

義寧徐家榦稚孫稿

苗疆地勢險阻岡巒錯接跬步皆山諺云地無三里平身歷其境乃知其難

苗疆地境恒多陰雨俗有漏天之說又曰天無三日晴秋冬之間亦有晴至五六日者土人每說為異事

地多瘴癘夏秋為甚霾霧沉濛即天氣清明亦須

己午時乃見天日感其氣者多患瘧痢俗有不起  
早不吃飽不洗澡之說客苗疆者恒戒之

苗疆氣候不同時當伏暑亦只中午炎熱日既西  
去寒復侵人葛羅之屬終夏可以不用

深山大谷鬱而為瘴瘴之撲人如風之過早間之  
氣多似硫磺時至午後則有如蘭麝者體氣壯或  
人能耐之然服薑桂或辣椒胡椒並煙酒者亦能  
不為所困也

苗人聚種而居窟宅之地皆呼為寨或二三百家  
為一寨或百數十家為一寨依山傍澗火種刀耕  
其生性之蠻野洵非政教所可及

其地有漢夷變苗者大約多江楚之人懋遷熟習  
漸結親串日久相沿浸成異俗清江南北岸皆有  
之所稱熟苗半多此類

苗人衣短衣尚青色其婦女所服則皆小袖無襟  
下体同裙無褻衣其裙以青棉布為之如百摺裙

式腰束以帶冬夏無異

好吹蘆笙其製以指大蘆竹如笙式編成因名之  
曰蘆笙凡唱歌以笙和之高下疾徐各有其節身  
在苗疆亦覺可聽

苗有踩鼓之俗每於平地置鼓中央以老婦擊之  
年幼男婦則皆周環行走且歌且笑亦蹈亦舞甚  
或為委瑣之狀而不之禁故又謂之跳月

男女婚娶不須媒妁女年及笄行歌於野適有年

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悅則先為野合而即隨之以奔父母不之問也必俟生育後始通好焉男未婚者曰羅漢女則謂之老倍男子頭插白翎婚後乃去之

喜飾銀器無論男婦戴用耳環項圈婦女並戴手釧富幼婦女有戴手釧五六对者其項圈之重或竟多至百兩炫富爭妍自成風氣苗婦多好飲或置酒召之則老幼偕至飲次唱歌

為樂羣以酒奉召者受之飲則興高色喜否則歌  
止隨罷而去

好鬥龍舟歲以五月二十日為端節競渡於清江  
寬深之處其舟以大整木削成長五六丈前安龍  
頭後置鳳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橈激水行走如  
飛

其俗信鬼尚巫有病不用醫藥輒延巫宰牛禳之  
多費不惜也

苗人席地而食菜不加鹽如牛猪等肉並魚鰕之類但取半熟食以手搏不用箸

人皆鳩舌不通漢語其稱官為蒙稱官之大者曰喀拉席公寶田督办援黔軍務呼之曰喀拉席其他父曰阿罷亦曰阿扒母曰阿蒙亦曰阿米喫飯曰固麥亦曰魯羹飲酒曰呵交亦曰好光皆屬蠻音多不可識

家不祀神只取所宰牛角懸諸廳壁其有天地君

親師神位者則皆漢民變苗之屬  
苗婦多事紡織其最密緻者曰斜紋布又有曰洞  
錦者出於永從洞苗者為最佳以五色絨為之土  
人呼為諸葛錦曰洞被則以苧布用絲線挑刺而  
成也

苗疆產米最白斗亦較中土為大每米一石重有  
三百六十觔其價值總不過三四五吊而止  
苗疆木植杉木為最產于清江南山者為更佳質



堅色紫呼之曰油杉木商出入彼此呼為同年

苗疆有銅鼓形圓有耳面徑一尺四五寸高尺許其平面上紋鏤不一間亦有十二辰者此漢之十二辰鑑髻髻相類俗傳為諸葛遺器可避瘟呼曰諸葛銅鼓用兵苗疆時恒獲之

苗有取水具名曰連筒以大竹為之按筒鬥合隨山勢為上下吸取涧水可逆流至數十丈

苗人崇祀孟獲台屬黃茅嶺有孟獲廟向日香火

極盛孟獲為永昌蒲蠻苗何報賽之度母亦類相  
感歎

苗以長至日為歲朝明正德間阿向等據香爐山  
為亂湖貴合兵進討環攻不得下偵知其夜度歲  
緣梯搗其巢焚其砦柵乃平之  
苗人好獵善用鳥銃其銃之長有至五六尺者其  
子路亦可及百二三十步之遙隨山起伏最為準  
捷

苗人生長深山穿林飛箭是其長技故凡不逞之  
苗皆恃林菁為障蔽遇官軍奮進往往逃入林菁  
而莫可誰何

苗賊出隊接仗人勢極盛其四山吶喊者大都婦  
孺之輩而真正打手則皆入陣搏戰臨敵交鋒最  
稱奮勇  
苗用鳥銃多以鉄條為彈長寸許視口門為大小  
者身傷人最易及骨如苗苗張奧達等則以銀條

為之較之鉛彈準捷多矣

苗用軍器有曰殺牛刀刀長二三尺寬一尺五六分安用木柄口最鋒銳兵刃既接亦稱利器

亦有撞破據寨守卡用之以木又架地上轟打進兵襲取最忌直攻

苗酋發令調隊以竹一段長約二三尺剖分其半按寨遞送此文彼接連于郵傳性猜忌貪利無陣法是苗之短而耐饑渴能勞苦

寒暑無所畏避則又是其長也

苗人用兵亦嘗以埋伏誤我我軍戰勝追逐須用  
戚繼光防伏法凡遇林菁溪澗村落並越嶺轉角  
之處最宜穩慎

勦辦苗匪較他匪為更難如粵匪如捻匪一戰敗  
退必奔百數十里之外苗匪之敗如鳥獸竄追我  
收隊又復漫山而來截我後軍不步步為營用分  
番迭休法未有不轉而敗者

山路深阻路徑紛歧鳥道羊腸盤紆險峭赴警行  
師萬不能以方陣進從事苗疆者當以明沈希儀  
鷓鴣勒為法如飢因敵糧宿因敵壘行不帶鍋帳居  
不依城砦軍不時出出不時反是也

楚軍摸夜始自蘇君元春營當以苗疆幽險深不  
易入乃自領部下廣西鄉人試行此法其法用熟  
習道路者前導每來風雨晦濛之夕選趨捷數十  
人為先鋒令其脚杖暗度八只帶洋鎗刀矛不令

稍著聲色或有咳者則伏地上以指掘土令聲入  
地中一視懸崖險絕苗不及備處捫蘿攀石襲之  
別伏大隊為之接應約以礮聲為號先鋒抵寨喊  
聲發礮蜂擁而入俟苗賊驚覺則大隊齊至勝算  
在我百不敗一其時有號楚軍為神兵者  
苗苗用兵亦常使詐同治九年冬凱苗金大五以  
楚軍深入逼險臨巢無計可退乃邀逆苗小播五  
喉八梗苗苗九大白飲取資費率丹江凱里各逆

苗渡蟒嶰而北糾合加巴牛場黃飄襄谷隴各路  
悍黨繞出施秉長驅而下揚言直趨沅晃莫擾楚  
軍後路楚軍聞報追擊一晝夜行二百餘里及之  
於銅仁之掛口場復邀之於江口再截之於張家  
冲殺苗數千計苗乃回遁

張臭述本丹江烏岡寨苗初名臭烏岡後居台拱  
之桃瀨寨改名臭述者名驚悍亦善籠絡始亂時  
籍名文武殘酷勾串姜老拉等迫脅清江邛水施



東鎮遠各苗為之羽翼復選凶悍能戰之輩分師  
各寨大寨數人小寨一人故該酋一呼數萬可以  
立至逆賊既張殘狠亦甚天柱思州民地數百處  
亦皆蓄髮相從甘為前驅湘西靖會芷黔晃各邊  
境民地多共交涉暗受約束松桃秀山之相距稍  
遠者亦皆輸金應之縱橫千里同聲響應計自有  
明以來苗之叛者屢矣其出擾之殘相持之久要  
以咸同間為最甚云

咸豐向苗疆初亂逆苗龍子仲盤踞黃平州之上  
大坪駁擾驛道有熟苗李枝芳楊春芳熊起勝侯  
玉德等密謀斬之獻其首於黔撫韓公超嘉其功  
刊給紅圍鈐記用作偵探苗情順逆悉言不諱既  
而苗疆大亂脅之使從李乃取紅圍之義另鑿紅  
旗一幟遇有漢民被脅並陣掠去者即招歸紅旗  
之下全活無算同治間楚軍進討首先反正所恃  
以為鄉導者李枝芳等之力為多

苗疆既肅清之明年而丹江又有復叛之事者何也先是屠君瀚通判丹江事以善後章程有編聯保甲一條恣意侵削每門牌一張索取錢八百文有不應者則勒團保追之瘡痍未復苗不聊生一二悍鷲之徒遂相率而謀為之抗團保告請減此紙墨費錢一戶取八百不為荷仍令團保嚴追不少緩於是苗情洶洶遂聚數百人乘夜撲廳城入署執屠君殺之剖其腹併戕其妻子數人發其

藏得錢數百吊皆苗納之門牌費也併署內所有抄掠而去分據雞溝黃茅嶺勾結古州濫苗衆至數千人苗疆大震計肇亂於九月二十七夜至十一月始平

六洞四脚牛苗亂在肅清後之四年有遊匪張瑞林洪五祥萬桂林等倡事於廣西之姚窖掠古宜趨福祿江入四脚牛勾串逆苗石士剛吳士坤石登高龍文波吳明華並結連六洞苗酋石大力黑

大漢等僭稱爲王將軍元師先鋒總理等各統聚  
黨萬餘人襲破下江廳連臨永從縣並焚掠兩妹  
洪州暨湖南通道之播陽所兇斃鴉張楚黔大震  
黔派師復各廳縣城池由永從進勒六洞而楚則  
以留防施洞口軍繞由通道出播陽所入葛坡平  
架攻襲四脚牛並分兵由中潮迺團而進勒播  
兼行閱四月乃歲事

椎髻齊服之族難馴而易動揚保角洞之變亦肅

清夜之一端也楊保角洞本麻哈州里星寨亂苗  
一名報狗邊平鳥鴉坡苗巢後遁匿於都勻攬龍  
山者數年戊寅春結黨潛回自稱身有肉印刀砍  
不傷礮打不入妖煽遠近各苗復思狡敵而計刀  
烏流囊德等舉之不事生業者遠趨而附之相與  
歃血起事約以四月十三夜掩襲凱里有留防凱  
里之軍先時偵悉伏兵邀截礮斃楊保角洞並陣  
斬十餘人餘苗散遁復經會師跟捕先後禽誅百

人而苗疆乃仍相安如故

雍正間經理苗疆台拱一隅旋擄旋叛逾期七年  
用兵三次專擄之說誠不足以馭苗也有所以佐  
其擄者則惟勦之一法烏遇其亂機之萌先臨以  
兵擇最凶悍者痛加懲創怵之以威而後因而擄  
之庶勦非虛文而擄可收實效

苗人口音多帶商韻商屬金金為肅殺之氣教十  
年一遣兵難或亦地氣使然

苗人聚處苗疆產業有限耕種所入僅只此多歲  
久齒繁謀生日拙則相率而萌狡啓之心故有六  
十年一亂百年一大亂之謠

苗人椎髻跣足男女皆蓄髮肅清苗疆時原有責  
令雍髮改裝之禁經營數年卒不能一律如約異  
俗慣常積重難化用夏變蠻誠不易也

各屬苗人舊均有土司管束土司藉威官府往往  
因而科索之歷來苗亂半由土司激憤而成此次



苗疆肅清不復懸設土司亦靖苗之一大端云  
明孝宗諭都勻府救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彝  
之治與內地殊異非徒賴爾撫安而實資爾控制  
云云誠得治苗之要然能於撫安控制之中加以  
教化遵照此次善後章程以苗疆絕逆產業充作  
義學賞費因地置館延師設教牘以詩書導以禮  
義使之日染月化則數十百年後習俗混同斯亂  
機庶過已矣

苗疆向有漢奸往往乘機盤剝凡遇青黃不接之時則以己所有者貸之如借穀一石議限秋收歸還則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斷頭穀借錢借米亦皆準此折算甚有一酒一肉積至多時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日久恨深則引羣盜仇之而亂機遂因之而起

六廳之地本無錢糧而衙門公私等用則皆以差徭採買為例常有產業已入漢奸而陋規仍出於

苗戶秋冬催比家無所出至有掘祖墳銀飾以應  
之者此咸豐間往事亦致亂之一端也

同治六年冬席公賈田接辦湖南援黔軍務至十  
年九月苗疆將肅清因病風痺乞歸即以部將龔  
君健昌蘇君元春唐君本有謝君蘭階分統其軍  
肅清之役各著勞績而留駐苗疆要以龔蘇兩軍  
為最久焉

楚軍援黔曾有黃飄失利一役黃飄距黃平州東

南三十里四山環屹異常巖峭其深處即所稱葵  
谷隴者苗酋雷金攬聚眾作亂恒恃此為負嵎之  
固十數年柝深巢天險也同治間席公寶田進駐  
寨頭克復鎮遠清江各城即圍分軍定此為疏通  
驛路之計幕中田君藍鎮遠人也洞悉苗情謂其  
地尚未可取自寨頭進發距程二百餘里亦不能  
遠相策應宜緩圍席公方擬議不能決有前軍榮  
君維善素稱驍勇聞藍言笑曰何怯也我軍入黔

凡歷教百仗拔寨攻城固不利。臣臣黃飄擊之破。竹有餘刃矣。席公乃定策遣維善師三千人襲之。既而追思藍言恐臨懸軍遠出之失。適黃君潤昌、鄧君子垣均由施襄進師，乃益以蘇君元春率兵接應。維善軍至苗，以數百人迎戰，佯敗誘之。維善意得甚，一鼓深入。潤昌子垣軍並進，元春亦策隊繼之。苗伏發，裹山重環之礮石交至。維善軍亂，不能支。敗潰，維善戰死。潤昌子垣亦敗，殺元春。馳救。

中礮傷裹創搏戰久之會日夕幾殆得死士數十  
人奪路衝殺始潰重圍出時同治八年三月二十  
四日也計死亡將士約三千數百云

苗首張臭迷等既作亂有偽翼王石達開舊黨廣  
西人李七者由四川遁入為畫策張首重倚之同  
治十一年春屢經楚軍戰敗竄聚於烏鴉坡一隅  
之地李七知難復振乃謀廣集苗船乘春水漲發  
引泉浮清水江東走遂指洪江下趨常德以擾湖

南腹地張酋患於室家又慮離巢失險不果行迨  
四月張酋禽追索李七已先於三月棄苗疆而逸  
不知所終

四脚牛地方達洞古邦高巖為上兩脚水口南江  
為下兩脚而惟南江苗為馴順苗既亂蘇軍進駐  
平架有吳紹炎諸營納款吳紹炎者南江苗目胡  
文忠守黎郡時曾賞給八品頂戴者也察非詭異  
令其耕種濟師回寨安業而藝營適由乍園進吳

乃前行卻之謂我南江苗民已蒙蘇營准撫勢似  
有不願鑿營之入寨者隨諭鑿蘇各營均係楚師  
爾既投誠我亦不拒乃允供芻糶不復敢異云  
四脚牛苗亂退守蠟樹坳卡堅不可犯光緒二年  
正月十四日蘇君元春領楚軍千人由平架進偏  
九厥距蠟樹坳五里日既夕命前營黃政德率勇  
十八人哨探形勢既抵卡間無人聲即有趨捷者  
數人猝而入苗適晚餐不之覺也黃以去勇未還



恐有失派勇報大營即一面親督各勇緣柵以升  
黃見前勇詢知苗營未畢意欲來而做之又慮衆  
寡不敵乃伏坳右林箐飭各以隨帶洋鎗連環轟  
放苗驚駭相率停餐接仗銃礮齊施而尚不知我  
軍多少不敢前正相持間適大隊馳至砍開卡柵  
一擁而入苗敗潰我軍遂據卡駐之天明苗忽傾  
巢至更番撲鬥或敗之去又復搖旗發喊而來自  
晨至日中戰凡十數次各見將士勞憊乃商退敵

之計曰苗之屢來殆以我軍人少今拔堅卡無多  
殺傷而左右苗寨又復依然完善苗雖敗豈不欲  
轉而俾勝若焚其寨而毀其積聚則我之軍威震  
而苗無所恃可一戰而走矣於是分撥二隊一出  
坳左旗下一出坳前水塘各帶藥彈分途迎敵苗  
復敗逆焚毀旗下水塘並寶塘三百地架五寨新  
寨花柳塆蠟樹塆地青塆等十寨而苗氣果懾不  
敢復至越日襲水口二十一日取古邦二十二夜

拔高巖進兵九日巨砦悉平時有四脚牛皮已制  
蘇軍門得三脚之謠

四脚牛皮既平各軍分地駐紮劃段清查日需軍糧  
仍由各降苗派辦計自進兵核算至退軍之日所  
派米石贏餘尚多有因以為利者則令折銀輸之  
時有客於蘇營者謂無米交銀是亦均輸之法但  
能以取之苗者還之於苗斯乃不失其正也蘇君  
聞客言趨而告曰我軍亦折收銀六百餘兩矣請

如君言還之何如客曰還銀於苗苗固無甚濟也  
各營有俘獲耕牛是即就以犒勇者盡即以此銀  
買而給之則軍退民安尚可因時農作恒業不荒  
元氣易復而於此撫良初意或亦不至相悖也蘇  
君曰善遂深夜傳令飭各營獻牛領賞查驗獻到  
牛三百餘頭即以折繳米價銀分賞之統按各苗  
戶承辦米石派給牛隻餘存之米亦各量計數目  
隨牛給領藉資春耕之助於是苗民感戴咸稱蘇

軍恩厚非他營之比云

地各四脚牛初不知其何義既執苗人問之凡地  
方有事須合衆會議者則屠牛分四脚傳之以為  
之約因即以四脚牛名曰水口曰南江曰古邦曰  
高巖號稱四脚首寨餘各隨所近者附之主其寨  
者皆稱曰頭公而首寨頭公尤見尊大牛傳畢至  
相應如響故一旦發教千之衆隨時可集其稱  
偽王將軍元帥先鋒總理者皆即所謂頭公也楚

軍至踏平首寨禽首要餘悉不戰降毋亦牛盟無  
主約散而膽落矣

楚軍駐施洞口數年同治甲戌奏建忠義祠以祀  
援黔死事者越二年祠成卜以七月初六日安主  
位安主之前數日市中人羣言駭怪向之曰夜有  
兵馬聲喧嚷過市南門視之則寂無形影當以為  
不經之談也置焉既安主之次夕有蘇營材官江  
達明宿於中軍之左伏枕後恍惚多人環營門羅

拜曰我等遊魂今得所依矣請為我轉謝統帥後  
有戰事當為報之霍然而醒則一夢也起向同營  
言之猶覺拜者未退市傳夜過兵馬之說或即此  
享祀之幽魂耶噫異矣

楚軍毅安營哨官陸治清以積勞在營病故遺妻  
某氏年尚未三十也有同營某請於營主娶之僑  
寓忠義祠寢堂東側一夕陸治清現身入婦室以  
改節責之婦惶懼避於某身後忽有多人擁至羣

詈某不義不應住此污辱遂併某婦葬之使出時  
有殺新營村官張國仁宿於前廳以深夜喧鬧不  
知所為開門趨視旋復寂然既而燭之則祠門大  
開而某與某婦則已僵立門外初向之不應隨自  
述其緣起聞者悚然

黃飄之敗楚軍戰歿者三千餘人既肅清留防苗  
疆各軍議於施洞口建立忠義祠祠既成蘇君元  
春復封墓其左拾各戰地忠骸瘞之黃飄覆軍之



所檢收殘骨百餘石內有柱頤一顆大如斗好事者權之重十八觔在營將弁咸指謂榮壯武門名維善隘壯武門者然亦不可辨矣

哥匪周子茂道州人固撒勇而流為匪者也貴東肅清後結黨十餘人遊奕苗疆以掠賣苗寨婦女為事有其抗者鎗刃隨之苗人不能堪報營請究適子茂以掠得苗女二口匿於鎮遠城西之大菓園為鎮河水師營勇偵知之遂將周子茂並周子

芳等七人等解施洞口經防營統領蘇君元春提  
訊均不認承隨見同案匪犯各以目視子茂並單  
提子茂研鞫抗聲狡辯略無怯容既傳苗女上前  
令其詳細辨認復呼周子茂而諭之曰按苗女供  
定厥爾罪爾又何辭子茂知不免乃將歷次掠賣  
事供明不諱供畢叩頭指子芳泣曰周子芳我胞  
兄也家有老母今年七十三歲只生我與子芳兩  
人因我日久未歸命子芳遠來尋覓到此纔是教

日今因我罪併將子芳正法則一子不歸又去一  
子老母在家亦必無以為生倘荷恩施饒子芳一  
命許其歸事老母則死無所恨矣蘇君憐而領之  
子茂叩謝訖復向清曰苗疆至道州有十餘日程  
子芳蒙再造恩還求賞給川賞俾速歸不再流落  
則恩均生死也蘇君慨允子茂復泣求優賞寄奉  
老母喪殮蘇君以其臨死尚復念念在母亦足為  
忘親之戒遂併取銀二十四兩給之子茂伏謝向

子芳言曰爾蒙統帥恩留爾殘命復賞川貨併給  
銀養母爾當速日回家好為侍奉千萬不可說出  
我犯法事貽老母憂兄弟對泣罷復請賞食酒肉  
謂我去十八年後當為犬馬圖報飲酒啖肉形色  
自若同犯有哭者輒厲聲叱之追發令出猶向親  
兵問曰何人刀快臨刑從容談笑蓋不復知其死  
云

銅仁馬槽河某氏故農家婦也一日為梵淨山賊

擄之去強之從婦沉吟曰姑緩之夫客久不歸家  
有老姑並存薄田數畝棄之不顧而徒謀聚處山  
林計殊非善倘不以為陋盍隨歸共事老姑願奉  
箕箒以終身焉賊聞之喜潛謀送婦歸婦入門引  
賊見老姑陰屬其夫邀鄰人縛送防營磔之

苗疆聞見錄卷之下終